



夏日蝉鸣

| 叶森岚



闽南乡间的夏日午后，蝉声最是喧嚣。蝉儿们似乎也知道夏日已至，总是卖力地鸣叫，仿佛要用尽积蓄了一生的力气。那声音由疏渐密，最后铺天盖地，仿佛笼罩了整个村庄。

每到蝉鸣时节，我总会怀念童年的捕蝉时光。那时的夏日漫长，蝉声也格外响亮。尽管母亲一直叮咛我中午不要出去晒太阳，可只要听见窗外蝉鸣响起，我的心就跟着痒起来，趁母亲不注意，便悄悄溜出门，约上几个“臭味相投”的小伙伴去捕蝉。捕蝉的队伍沿着后山杂草丛生的小路，向树林深处走去。后山的树木高大繁茂，正是蝉最爱的栖身之所。

捕蝉需要趁手的工具。我们通常会提前准备几根长竹竿，然后跑到久无人居住的屋檐下，寻几处蜘蛛网，厚厚地缠绕在竹竿顶部，再往那些蜘蛛网上洒点水，就能牢牢地粘住蝉的翅膀。有时候，我们就地取材，上山后找到桑树或苦楝树，将它们的树皮划开一道口子，分泌的胶液也是极

好用的捕蝉材料。

小伙伴阿亮是大家公认的“捕蝉高手”，对他山里的蝉简直了如指掌。在他口中，体型较大的“乌蝉”叫声最为响亮。“青蝉”的叫声虽不及“乌蝉”响亮，却胜在清亮悦耳。阿亮说，最好捕捉的是“哑蝉”，它们不会叫唤，大多数傻愣愣地趴在树干上，对外界的警惕性也很低，一抓一个准。

印象中，个头大且叫声响的蝉多数是藏在荔枝树或龙眼树的枝丫深处。这些蝉的警觉性很高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它们的叫声就会戛然而止。阿亮眼睛尖，总能很快发现那些藏在盘根错节处的蝉。捕蝉的时候，我们大伙都不敢喘，跟着阿亮小心翼翼地靠近树丛，将竹竿慢慢伸过去，等蝉叫得正起劲、全情投入时，就把竹竿顶端的胶带对准蝉的翅膀轻轻一压，那蝉便被黏住了。“捉住啦！”每次看见阿亮把战利品取下来，我们就围上去，看那蝉在阿亮手中挣扎，蝉的复眼很大，像两颗黑宝石，翅膀透明，上面的纹路像叶脉一样清晰美丽。我们轮流将蝉捏在手心观赏，它的腿不停地抓挠，发出细微的“嚓嚓”声，当我们调皮地用指尖触碰它腹部的发音器时，它便发出短促的叫声，听起来就像是在抗议我们的无礼。

闽南常见的苦楝树枝叶稀疏，蝉在上面无所遁形，可捕捉它

们也并不容易。机敏些的蝉，在竹竿带着风声扑过去时，已经感觉到危险，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蝉鸣，猛地振翅逃窜。紧接着，整树的蝉“哗”地炸开，全惊散了，只留下我们懊恼地跺脚，再去搜寻下一个目标。也有运气眷顾的时候，一竿子下去，竟能同时粘住两只蝉，这意外的惊喜，马上弥补了我们之前扑空的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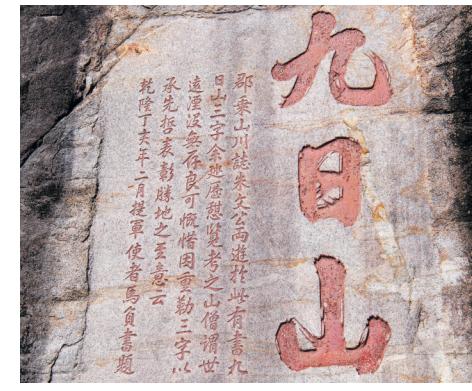
捕获的蝉有时被我们放进透明的矿泉水瓶，有时被放在竹篮里，还要拿一张纱网罩住，以防它们逃跑。兴起时，我们就把几只蝉放在一块，看它们在容器里互相抓挠、较劲，犹如斗蛐蛐一般，比赛着哪只蝉嗓门大、劲头足。玩闹尽兴后，我们往往将蝉放回自然，看着蝉仓皇飞走的身影，我想到它们在地下蛰伏数年，只为枝头高歌几日，便觉得这小小的生命竟有几分悲壮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它们才叫得那么响亮，给予了盛夏最炽热的回应。

夏至过后，蝉声渐稀，起先还有零星几声，像是最后的告别，之后就像被按下静音键，声音完全消失了。此时，后山的树木依旧浓绿，捕蝉的长竹竿上面还残留着风干的蜘蛛网，却已被孩子们随手丢在了墙角。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，也随之封存在记忆里，等待着下一个夏日的蝉鸣将它“唤醒”。



九日山石刻

| 柯友珊



我要用九个太阳的光和热
在石头上刻下你的心
你的思想和热情
那飞鸿踏雪泥的文字
从远古走来
是谁匆忙卸下 灵魂的重担
在码头上 奔向下一个口岸
九日山
谁在文字的故乡寻找
你灵魂的踪迹
一笔一画 都是故乡的音符
闽南语
闽南话的流向
谁在渡口祈风 谁的宿命
在中国看见
一条奔腾的丝绸之路
谁在石头深处一凿一笔
撬开灵魂的国度
爱的风帆在升起
满潮的风帆正迎着世界的太阳
向光明进发

羽扇摇情岁痕深

| 林新发



暑气蒸腾的时节，我总爱打开樟木箱，取出那把泛着暖黄光泽的火鸡毛羽扇。扇面上细密的绒毛微微颤动，恍惚间又看见母亲低头制扇的侧影。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年华，却把这把承载着无数回忆的羽扇，永远留在了我生命里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养火鸡。每到秋冬交替，火鸡换羽，脱落的羽毛便成了制作羽扇的绝佳材料。母亲总会将这些羽毛收集起来，挑出色泽鲜亮、羽轴坚韧的，放在清水里反复漂洗，再用生姜汁浸泡驱虫，最后铺在竹匾上晾晒。火鸡毛看似蓬松柔软，要做成一把经久耐用的羽扇，却需耗费许多心血。母亲总能把平凡的羽毛变成精巧的工艺品。她做的羽扇不仅自家使用，还常送给村里上了

年纪的老人，一把羽扇，串起了邻里间最质朴的情谊。

制作火鸡毛羽扇有一套讲究的工序：先将晾干的羽毛按长度分类，用细竹条削成弧形扇骨，打磨得湿润如玉。接着，母亲会用滚烫的蜡油涂抹扇骨，待冷却后将羽毛根部蘸上糯米熬制的糨糊，像排列琴键般整齐地粘在扇骨两侧。最考验功夫的是“收边”环节，母亲用染成红色的棉线，将羽尖逐一缠绕固定，再缀上几颗圆润的木珠作为装饰。有时，她会把晒干的艾草揉碎，填充在扇骨夹层里，这样摇起扇子时，便能闻到淡淡的草药香。

那时的乡村，连电风扇都是稀罕物，火鸡毛羽扇便是夏日里最温柔的慰藉。午后的阳光把石板晒得发烫，母亲就会在堂屋支起竹床，铺上凉席。她半倚在床头，一边纳鞋底，一边轻轻摇晃羽扇。蓬松的羽毛带起的风里，混着艾草的清香，吹散了暑气，也吹散了劳作的疲惫。我枕着母亲的腿，听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在悠悠扇风中渐渐睡去。

逢上村里办红白喜事，母亲总要带上羽扇。宴席上，她用羽扇为老人驱赶蚊虫，给哭闹的孩童扇风降温。若是碰上戏台子搭起来唱黄梅戏，母亲就牵着我挤在人群里。她把我抱在膝头，一边用羽扇为我扇风，一边轻声解释戏文。火鸡毛拂过脸颊时痒痒的，混着台上的唱腔，成了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。

最难忘的是我出麻疹的那个夏天，高烧不退的我浑身滚烫。母亲整夜守在床边，用羽扇轻轻为我扇风。

蓬松的羽毛带起的风轻柔又细密，不像蒲扇那般猛烈，却恰到好处地缓解了燥热。她哼着摇篮曲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。

如今，空调早已取代了羽扇的纳凉功能，但这把火鸡毛羽扇依然是我最珍视的宝物。每当指尖抚过柔软的羽毛，那些被羽扇摇碎的旧时光便重新拼凑起来。它送来的不只是清凉的风，更是母亲绵长的爱，是记忆里永不褪色的温暖。

午后的风

| 林美聪

和夏日的热了一样
午后的风也是这个盛夏里
每天出勤率最高的角色
翻过山丘和海洋
穿过烈日的炙烤
就为将一丝丝凉意
推到大家面前

知了凭借凉凉的微风
在岗位上叫得更欢
干瘪又颓丧的枝叶陡然清醒
找到舞蹈的节奏

显然，午后的风可绝不仅仅
只是为了走个过场
他们一层层、一遍遍推送
不落下任何角落

好 紫菜蛋花汤里的岁月

| 曾耀文



连绵的雨水终于停歇，气温骤然攀升。树上蝉鸣聒噪，不耐热的我，将风扇开到最大仍觉难熬，午饭时也毫无胃口，只想喝点清淡的菜汤。妻子见状说：“知道你夏天最爱紫菜蛋花汤，我特地托人买了几斤‘头水’紫菜，就做这个吧。”厨房里一阵锅碗碰撞，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便端到面前。待稍凉，我啜饮一口，那股熟悉的老味道瞬间涌上心头，开胃又降火，惬意极了。

初识这道汤，是在十几岁时。我去父亲单位用餐，他打回一碗汤，碗里飘着些黑乎乎的东西和蛋花。我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汤？”“紫菜蛋花汤。”父亲答。我垂喝几口，鲜美的滋味直沁心脾，滑溜溜的感觉顺着食道滑入胃里。

后来到城里打工，工业区快餐店菜品虽多，但家家必备紫菜蛋花汤。来自天南地北的工友，午饭和晚饭几乎人人都是汤配米饭，成了标准搭配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问起几位同事为何都爱这汤，他们答得实在：“紫菜蛋花汤，经济又实惠，开胃又营养。”国人食用紫菜已有千年历史。

明代药王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紫菜“主治热气，瘿结积块之症”。其营养异常丰富，搭配不同食材，更能做出风味各异、功效多样的紫菜汤品。

“宁可食无菜，不可食无汤。”民间做汤时，食材千变万化，烹法也多种多样。紫菜蛋花汤作为一款速食汤，主要紫菜和鸡蛋皆营养丰富，制作便捷，因而广受喜爱。紫菜属中叶状可食藻类，其蛋白质、铁、磷、钙、核黄素、胡萝卜素等含量冠绝诸蔬，故有“营养宝库”之誉。

做这汤也简单：锅中水沸，撕几片紫菜揉碎投入；碗中打几个鸡蛋，加少许盐搅散，徐徐淋入滚水；待紫菜与蛋花如少女散花般浮起，撒入葱花、香菜，点儿滴香油增香，再用盐、鸡精调味，最后撒点胡椒粉。霎时间，一锅汤花绿绿，香气四溢，煞是好看。

紫菜虽生于海，终归于“菜”。紫菜蛋花汤融合了海洋的鲜香与蛋花的嫩滑，清淡的滋味令人神清气爽。在这炎炎夏日里，它始终是我的最爱。

抒怀 堂哥的幸福人生

| 苏丽芬

校门口一大片油菜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黄灼灼，猛一抬头，看到了一部老式的手扶拖拉机静静地停靠在花海中，很多小朋友在围观，稀奇地讨论着拖拉机的构造。拖拉机——现在的稀罕物，却是我们这代人抹不去的记忆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懵懵懂懂的我，听到刚从生产队回来的父亲兴奋地跟家人报告一个好消息：队里买回来一部手扶拖拉机，家家户户轮流用，以后农业生产可方便多了。第二天乡亲们都聚集在晒谷场上，人们仔细端详、抚摸着拖拉机，好像在观赏一件稀世珍品，激动、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从此，乡亲们干农活真是省事多了，它可以用米来耕地、播种、收割、运输等，可谓老百姓的好帮手，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自从生产队买了拖拉机，堂哥每天一有空就围着拖拉机东瞧瞧、西看看，喜欢得不得了。1988年堂哥结婚了，嫂子是个勤劳肯干、善良宽厚的女人，她看着堂哥对拖拉机情有独钟，硬是连续养了几圈的猪仔，用卖猪仔的钱给堂哥买回一辆二手拖拉机，虽不是全新的，可把堂哥开心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。堂哥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来，正值青年，有使不完的劲，第二天就自个琢磨起来，不出几天时间，堂哥驾驶拖拉机就得心应手了。

刚学会开拖拉机的堂哥不敢走远路，就在村边转转，有时帮要盖新房的老百姓拉水泥、沙子、泥土等，有时帮做生意的商人拉货，当然这些都

是有酬劳的，不过善良的堂哥遇到乡亲们需要帮忙时，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帮他们拉粮食、牲口。还记得有一次，邻居家一个孩子夜晚突然发烧，外边还下着雨，堂嫂知道后马上让堂哥载着孩子上了医院，孩子最终才转危为安，邻居一家感恩之情自不必说。

几年后，堂哥开拖拉机越来越顺手，把这部二手车卖了，又买回来一部全新的，堂哥也不满足现状了，到处倒腾小生意：去老百姓田里收购西瓜、蒜苗、地瓜等农产品，再拉到县城去卖，这样可以赚点差价。堂哥家的三个孩子慢慢长大，开销也越来越多，堂哥开着拖拉机早出晚归，而堂嫂不仅把田里的农活、家里的家务活全包了，每到赶集日，她还让堂哥帮她载一车从批发市场进回来的衣服到市场卖，虽辛苦了些，但堂哥家的小日子却越过越红火了。

一转眼几十年过去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拖拉机慢慢被淘汰，堂哥对拖拉机却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，直至拖拉机再也不能创造经济效益，堂哥才不舍地把它卖了。后来，堂哥堂嫂的三个孩子都顺利上了大学，拖拉机是他们家的大功臣。

如今，堂哥虽已到另一座城市帮忙带孙子，却仍找了一份运输小区垃圾的工作。孙子去上学后，他就开着环卫车到处收集垃圾再拉到垃圾处理站。我想，堂哥这是把环卫车当拖拉机了，只有坐在驾驶室里，堂哥才能再现他当年的风采，这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情结。拖拉机陪伴了堂哥半辈子，他的人生是幸福的。

安平桥的潮音

| 杨剑辉

轻轻推了一下千年时光的桥碑
磐石从宋代一路铺来
惊醒了枕着潮音入眠的一色海天和无边风月
烟霞像漫人似的起伏在波涛的额头
喃喃细语着这座桥的前世今生
还有那明晃晃的花岗岩碑刻浸润了斑驳的岁月
无声述说着明朝的乡人在歌颂宋代建桥的功勋
一代南渡晋人
怀揣中原故土的鸡啼犬吠
学会与江海和睦相处
在江边埋下烟火的种子
浓浓的乡愁早已被搅碎融进安平桥的名字里
忘却忘记祖辈艰辛的历程
勇敢开创通往星辰大海的途径
长板石 蚝壳 沉基的枕木
挥手送走了无数扬帆出海的船只
高樯林立 旌旗飘动
海潮尽情弹奏多元文化的交响曲
弥漫了千年文明的花朵
友谊与共赢再一次携手启航

